

# 《论语》大义浅说

可大可久的生命之学

上

論語

孔子教人，  
无非自觉生活、自主抉择、自立以为君子、  
自强以行于天下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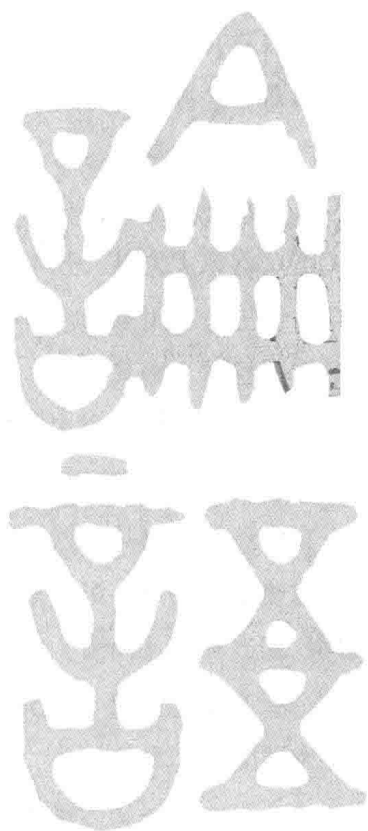
姚中秋……著



《论语》大义浅说  
上  
可大可久的生命之学

姚中秋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《论语》大义浅说:可大可久的生命之学 / 姚中秋  
著. -- 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6.6  
ISBN 978-7-5057-3769-3

I. ①论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儒家 ②《论语》—研究  
IV. ① B22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7185 号

书名 《论语》大义浅说:可大可久的生命之学

作者 姚中秋
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
规格 787×1092 毫米 16 开

40.75 印张 550 千字

版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057-3769-3

定价 68.00 元 (上下册)
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
邮编 100028

电话 (010) 64668676

## 体 例

经者，常道也；不读经，无以明道；不明道，无以成人。五经古奥，诵读不易；《论语》简短明白，人人皆可以诵读。诵读《论语》，则可明乎道而立己成人矣。本书之撰作，旨在协助普通读者诵读《论语》，体会《论语》大义。兹订体例如下：

一、书首为《论语》篇第次序浅说，指明《论语》二十篇间关系。

二、每篇前有篇旨，说明本篇大旨，及与前篇之关系。

三、各篇内之分章，有数处不同于传世各本，一家之言耳。

四、每章首列经文。经文皆用繁体字，读者以此训练识读繁体字，方便阅读其他中华经籍。又，用繁体字可避免简体字造成之意义混淆。

五、其次为章旨，指明本章大旨。

六、难识字音在经文中以拼音注出，通假字冠以“读如”字样。

七、其次，注释经文所涉之字义、词义、史事、典章等，多依十三经注疏本《论语注疏》与朱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本，间或参考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，及程树德《论语集解》所收各家之说。为简洁清爽，不复一一注明。

八、其次，疏通大义。同样依乎上述各书及钱宾四先生《论语新解》。各章解说，不作高深繁复之学术考证，而直指大义，简捷道出。有所引用，或为《论语》各章互证，或为“十三经”经文，或为《国语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之记载，间有汉儒之说，其他罕有引用，以免枝蔓。

九、其次，为探究大义，尝试于篇内划分单元，缀于其后，以帮助读者理解经义。

本书所说大义，仅为抛砖引玉。读者由此自行体会思索，则必有所得。自家体贴得来，在我心脑之中，自可贯通身心，下学而上达。孔子教人，无非自觉生活、自主抉择、自立以为君子、自强以行于天下而已。

蒲城姚中秋，甲午仲夏初稿完成，乙未春改定、丙申春再改于京中陋室。

## 《论语》篇第次序试说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“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。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《论语》之编纂，旨在呈现孔子之全体，以为儒门之共同权威，故其篇第、章次安排，必经众人切磋讨论、审慎编辑，且有大义寓于其中。今试将《论语》篇第结构解说如下。

《论语》前十篇为上论，后十篇为下论。上、下两论各有主题：上论记孔子其人，展现孔子之道、孔子兴学以养成士君子之纲目；下论记孔子之行道，呈现重建秩序之构想、实践、心态。

首篇《学而》系全书提纲，总括孔子核心思想。以“学”字开头，揭示孔子之教乃以文兴学，教人以学上达，成为君子。中国文化、政治之本就在“学”。

接下来三篇呈现孔子三大义理：孔子不求来世、神国，而行道于人之中，故为政系行道之一大途，第二篇《为政》论为政之道。然孔子之为政，不尚政刑，务兴礼乐教化，故次之以第三篇《八佾》，论兴起礼乐之道。礼乐有本有文，其在本人之心之仁，故次之以第四篇《里仁》，论为仁而里仁之道。

人能弘道，行道在人，孔子乃兴学养成庶民为君子，公冶长和冉雍是孔门二弟子，随后两篇据其命名，记孔子教诲弟子之道。两篇由浅入深，孔子教人之法与孔门活泼丰富之气象，于此两章可见。

上论末四篇专记孔子其人：《述而篇》多为孔子自述，可见圣人气象，

尤其是孔子好学之美德。孔子之道、孔子智慧来自于“学”，学古之圣贤，故次之以《泰伯篇》，孔子于此评述古圣先贤，可见孔子为学之渊源。学圣贤，孔子至于极高明、极精微，可见《子罕篇》。孔子之学又见于孔子身体之文，《乡党篇》记孔子待人接物之仪。

下论十篇记孔子行道之构想、实践、心态。

孔子与弟子共同行道，下论从《先进篇》开始，展示孔门之万千气象。

随后三篇为一组，以孔子早期三大弟子为篇目：颜渊最为孔子器重，德行最优，《颜渊篇》论治理邦国天下之根本义。子路于孔门属“政事”科，《子路篇》论君子行政之大义。原宪品行高洁，《原宪篇》以论“耻”开始，论政治、行政之伦理。

士君子行道天下，与掌权者打交道，接下来三篇以孔子行道天下所遇三位要人为篇目，由尊而卑，依次为《卫灵公篇》《季氏篇》《阳货篇》，记孔子行道之实践及其相关思考。

孔子周游多年，终无重建秩序之机会，故继之以《微子篇》。微子系孔子先人，殷商宗室。纣王无道，微子屡谏无效，乃惧祸出走，后竟为宋之开国者，继殷商之祚。此篇目彰显孔子之志：对现实颇失望，但不归隐，而以无可无不可心态，见几而作，其道终将行于天下。弟子延续孔子事业，故次之以《子张篇》。子张为孔子弟子，孔门对其争议颇多。本篇展示孔子去世后众弟子思想之多样丰富，可见其“和而不同”之气氛。经孔门弟子努力，孔子之道传承不绝。孔子之道就是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，故《论语》末篇为《尧曰篇》，先记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；次记孔子行此道于天下的创制立法之道，末章与《论语》首章遥相呼应。

篇内各章之编排，亦有先后次第，于篇内随文说明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学而篇第一·····  | 1   |
| 为政篇第二·····  | 34  |
| 八佾篇第三·····  | 67  |
| 里仁篇第四·····  | 104 |
| 公冶长篇第五····· | 136 |
| 雍也篇第六·····  | 171 |
| 述而篇第七·····  | 211 |
| 泰伯篇第八·····  | 253 |
| 子罕篇第九·····  | 278 |
| 乡党篇第十·····  | 311 |
| 先进篇第十一····· | 337 |
| 颜渊篇第十二····· | 370 |
| 子路篇第十三····· | 403 |

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宪问篇第十四·····  | 437 |
| 卫灵公篇第十五····· | 482 |
| 季氏篇第十六·····  | 523 |
| 阳货篇第十七·····  | 545 |
| 微子篇第十八·····  | 578 |
| 子张篇第十九·····  | 595 |
| 尧曰篇第二十·····  | 622 |

## 学而篇第一

本篇为《论语》首篇，为全书纲要所在。了解孔子与儒家，此篇最为提纲挈领。

共十六章，通过孔子及有子、曾子、子夏等人话语，展示儒家思想之全部：学，孝，仁，礼，德，君子，为政等。而以“学”贯穿全篇，孔子于人类值最大贡献，正在于开创以学成己安人之道。

1:1 子曰：“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（悅）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

作为《论语》首章，本章为全篇提纲，也是全书提纲，阐明孔子之教为学，旨在养成士君子。

子，男子尊称，弟子尊称孔子为“子”“夫子”。《论语》中“子曰”均为孔子所说。诸子百家兴起，弟子皆尊称其师为“子”。后世沿用此称呼，有程子、朱子等尊称。

习，鸟数飞也，重复。朋，同门曰朋，同志曰友。愠，微怒而有怨之意。

夫子说：“学而以恰当时机复习所学者，不也是令人愉悦的吗？有同门之朋从遥远的各处同来共学，不也是令人快乐的吗？他人不知我，而我不愠，不也就是君子了吗？”

“学”是《论语》第一字，孔子叫人学以成人。孔子不叫人信服、顺从自己，也不叫人崇拜神灵以获救赎。孔子所发明之成人之道就是学，为中国人、为人类确立的教化之道就是学。

学什么？无所不学，概括言之，学于“文献”。献者，贤人也，孔子学于贤于己者，无论古今；孔子又教人“博学于文”，其中最重要者，六经之文。《中庸》：“仲尼祖述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”。子曰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。”《述而篇》记载孔子删述尧舜三代之遗典而成诗、书、礼、乐；晚年为《周易》作传，据鲁史记作《春秋》，此即“文”，呈现于典册，孔子以此授弟子，此即为学。

“学文”之学为孔子首创。《尚书·舜典》记舜命夔“典乐，教胥子：直而温，宽而栗，刚而无虐，简而无傲。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”，最早的教育是乐教，其中有礼、有诗、有乐、有舞。三代君子之子弟均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，但学在“官府”：君子之家有专门负责礼、乐之官，于行政之余教导其子弟。子弟又随父、兄习得射、御之艺。总之，古典时代教育是子弟在生活 and 治理实践中进行，而非诵读书本。孔子开创依文而学的教育新形态。孔子在传授弟子过程中，又阐发自己思考所得，而创立“儒学”。此义教育新形态在君子等级的“官府”之外，故庶民子弟可接受教育。孔子之教开放、平等，对后世中国文明产生重大影响。

“而”字是转语词。孔子指出，学文之后还须“习”。孔子兴学志在重建秩序，教授弟子之文有道、有德、有礼乐，仅诵读而不习之，不形之于自己身心，不实施于社会，则无意义。而此文自然指向践习，故孔子之学始于学文，终于成己成物。

“时”者，时机也，有两义：第一，古人于四季所学不同，《礼记·王制》曰：“春、秋教以礼乐，冬、夏教以诗书。”礼乐习于室外，春秋气候适宜；冬夏或寒或热，于室内诵读诗书。如此安排，学者不苦而有悦。第二，孔子弟子所学者乃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，需有合适时机方可习之。

得其时而习之，可悦也。“时”对君子之养成、君子之出处，确实至关重要，故孔子重时，一部《周易》所论者，正是“时”，孟子说，孔子是“圣之时者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。

“习”者，重复也，有多种形态，主要是两种：前一种是复习文本，以及依文本践习，如行礼、作乐。后一种是以文本中蕴涵之规则渗透、型塑己身，尤其是实践于人际，包括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此需“时”，也即需得其位，若无时，因而无位，则于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中所学得的治国之道无从践习。

学文而在恰当时机习是令人喜悦之事。学文而获得知识，开阔视野，了解万物，本就让人愉悦。学文，而知晓成人之道，了解社会治理之道，而又有合宜的时机践习之，有所得于己之身，下学而上达，更加让人愉悦。

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（《里仁篇》），众多青年才俊到孔子门下共同学习，而成同门之朋。儒家之学是群居而学：跟从老师，与人共学。《礼记·学记》说：“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”。曾子曰：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”（《颜渊篇》）仁在人与人之间，在共同学习之群中，弟子可体认仁，训练合群之技艺。

弟子来自“远方”。孔子为鲁人，弟子来自天下各处，有晋人、楚人、吴人等。四方青年才俊不远千里，求学问道于孔子。儒家是开放的，从一开始就是天下范围的学之群体，此后的儒家也一直是天下的。

“来”有深意。各地青年才俊本求道之心，自主自发地来孔子门下学习。儒家之学的根本特征，正在于此“来”。《周易·蒙卦·卦辞》曰：“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”；《礼记·曲礼上》曰：“礼闻来学，不闻往教”。圣贤之学是成人之学，旨在养成自主、自立之君子，则学者必先自有成人之志而后学。《大学》曰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”，弟子之所以来学，因人人皆有“明德”，也就有“明”之志，“来”学就是明己，是明德的一种途径。学的过程启动于求学者之自觉，自主发动，求学于老师，则教之易而学可以有所得。

故孔子之学实为自学，自主学习而成自立之人。此大不同于神教，其常谓人有“原罪”或在“无明”中，无以自明，唯有信神可以得救，所谓信者，绝对服从也。

有来，则有回。从师学文、明道之后，弟子多返回其所来之各地，传道授业。由此，孔子之道传遍天下。当孔子在世时，孔子之学就已传遍天下。此后，儒家学者活动范围不断扩展，广泛而深入地塑造、共享着中国精神。疆域辽阔的中国之凝聚、扩展，天下范围的儒生共同体居功至伟。

朋友共学而有“乐”，此亦为孔子之乐。孟子曰：“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：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一乐也；仰不愧于天，俯不忤于人，二乐也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乐也。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

“乐”与“悦”略有区别：悦在心，乐发散在外。悦是个体的会心之悦，乐是朋友间分享之乐。乐来自于群居切磋、分享的过程，是相互感染的。孔子及孔门弟子在合群而学的过程中，分享生命共同提升的快乐。

本章有三个“不亦”，反问语气词。前两个“不亦”揭示君子之精神境界不同于常人：常人安于世俗物质的喜悦、快乐，君子并不排斥之，但在此之外，另有精神上的喜悦、快乐。“不亦”二字透出志于学之君子对高尚生活之些许自豪。

“人不知”的“人”有泛指，有特指。泛指一般人，弟子问学于孔子，已有所得，而世人不知、不信、不用，则如之何？“人”也特指掌握名位分配权之人，在当时，主要是诸侯、卿大夫。古典时代君位世袭，孔子立教，于庶民中养成士君子，欲为治理主体。士君子治理社会需有其名位，但孔子时代，名位在诸侯、卿大夫之手，新兴士君子为其所知，才可得名位。然诸侯、卿大夫常不知新兴士君子，原因多种多样：其视野有限，缺乏识人之能；受感情蒙蔽，任用佞幸等。这些人“不知”，新兴士君子就不得名位，无从发挥作用。这是孔子之后士君子常面临之根本困境。通过学，出身于庶民的士君子已有其德，却不为人知，因而不得其位，这困扰士君子，

也构成治理之根本难题。

人不知，不免于“愠”。愠者，微怒，而略有怨恨之意，有其情而未必未表现于外，唯有自己知道可能不加措意。然逐渐积累，则必为怨，难免胡作非为，仇恨不知己者而报复之，或谄媚不知己者，以为其所知。此与君子之德背道而驰，此前所学毁于一旦。故孔子特别指出，人虽不知而不愠，是成为君子之试金石。通过测试即是真君子，不能通过则非君子。那么，如何做到不愠？孟子曾论述说：

孟子谓宋句践曰：“子好游乎？吾语子游。人知之，亦嚣嚣；人不知，亦嚣嚣。”

曰：“何如斯可以嚣嚣矣？”

曰：“尊德乐义，则可以嚣嚣矣。故士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。穷不失义，故士得己焉；达不离道，故民不失望焉。古之人，得志，泽加于民；不得志，修身见于世。穷，则独善其身；达，则兼善天下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

如前两句所表明者，君子若真有学而时习之之悦、与朋友共学之乐，则可做到“人不知而不愠”。人不知而不愠，意味着君子之精神真正自立，而不受制于外物。《论语》随后将详尽论述君子品质，概言之，自觉、自主、自立、自强不息。不能此者，不足以为君子。

“不亦君子乎”一句首先说明，人不知而不愠即为真正的士君子，成己而可以安人；这句话也揭示古今“君子”含义转换之重大历史事实。

《汉书·刑法志》曰：“黿，怀五常之性，聪明精粹，有生之最灵者也。爪牙不足以供耆欲，趋走不足以避利害，无毛羽以御寒暑，必将役物以为养，任智而不恃力，此其所以为贵也。故不仁爱则不能群，不能群则不胜物，不胜物则养不足。”人之贵于禽兽者，因人能合群。人群，则不能不赖“君”。《白虎通义·号》曰：“或称君子何？道德之称也。君之为言群也；

子者，丈夫之通称也。”必赖合群者，分散的众人方可组织起来，共同生活，生产并分配公共用品，各自存活并形成秩序。君子者，具有卓越合群之德者也。无君子，人不能合群，此万古之通义也。

尧舜以来，治理主体就是君子，唯其是世袭的，故有等级社会。到孔子时代，世袭的古典君子群体败坏而溃散，孔子志在重建秩序。关键正是养成创建与维护社会的主体，乃兴学养成庶民中之卓越者为君子，以为治理主体，是为“士君子”，以别于古典君子。孔子说“不亦”意谓，庶民子弟经由学文，同样有古典君子之德，此新兴士君子群体暂时无位，却已是君子。其所学之文，甚至有古典君子所未学者，故必将发挥领导作用，而重建秩序。后世历史果然如此。

本章孔子示人以成人之道，悦、乐、不愠三词，描述学而成就君子者之心态或曰生命状态。圣人以来，生命本非悲、苦，也非黑暗、有罪、低劣，而固有“明德”。人对此自觉而明之，则自然有悦；与人共学而相互成就，则自然有乐。人得此悦、乐，则人虽不知，又何必愠？孔子指示的成人之道是自主的成己安人之道，则每有所得，皆自得也，自有悦、乐。孔子所示之成人之道，乃是生命自然铺就者。孔子只是指明而引路，此路仍然要人自己走，行者每前行，则必有悦、乐，则何乐不为？

本章揭示《论语》主旨：学以成就君子之道。文明以教化为根本，孔子继华夏先圣之礼乐文教，而发明学以成人之道，不叫人信神，而启发人学文。孔子之后，文明在中国之根本就是学，而非神灵崇拜。从形态上说，孔子之学是群居而学，友朋共学，切磋、分享而有乐。就过程而论，孔子之学是悦乐之学。孔子示范给人的生命状态是悦、乐的，而非悲的、苦的。就目标而言，孔子之学是士君子养成之学。

经由孔子之性学，君子已非社会等级，而由卓越品质决定。经由孔子指示的门径，人人皆可成君子。君子就是健全、优美而高贵的人。孔子从此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，且将继续改变世界。

1: 2 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弟（悌），而好（hào）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（hào）犯上，而好（hào）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（悌）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（欤）！”

上章论孔子之教，在学以养成君子，孔子以为，君子养成之道在“里仁”，本章论孝悌为仁之本。

有子，孔子晚年弟子，姓有，名若。据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记载，孔子去世后，弟子思慕孔子，有若形貌似孔子，弟子乃共立为师，师之如孔子。后作罢。因这段经历，孔门尊重有子，故编辑《论语》，首记孔子之言，继之以有子之言。或可推测，有子主持过《论语》编纂之事。

孝，子女敬爱父母之情。弟，幼弟敬爱长兄之情。好，动词，喜好。犯，冒犯。上，在己之上者。鲜，少也。务，专力也。本，犹根也。

有子说：“一个人，其为人孝敬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就不大可能冒犯在己之上者。不冒犯在上者而倾向于破坏秩序，这样的事从未有过。所以，君子致力于培植根本，根本确立，道也就生成了。孝悌啊，就是仁之根本吧。”

本章可分为两节，上节阐明孝悌与善治之间的正向关系。

儒家重视孝悌，以之为良好治理秩序之本。一个人，若对父母孝敬，对兄弟悌爱，那就说明，其心中对人有敬、爱之意，安守本分，自不会冒犯在上者。此在上者可能是长者，也可能是尊者，可能是权威。更进一步，人若无犯上冲动，就完全不可能有意扰乱社会秩序。

由此可见，有子关心之首要目标是良好的社会秩序。儒家不相信，单靠自上而下的权力可塑造此秩序。此秩序之达成，有赖于社会成员普遍的自我约束，行为端正。孝悌就是端正的行为，人能孝、能悌，说明其目中有人，能敬、爱他人；也说明他能节制自己欲望，尊重既有秩序。社会成员若普遍有此品德，彼此间就可形成并维系优良秩序。

儒家之以孝悌为善治之本，盖本乎中国之“以人治人”之道。在中国



以西，大规模社会治理之根基在神教，神以其绝对权威颁布律法于人，并设立政治权威以实施律法。据《国语·楚语下》观射父所述，颛顼、帝尧“绝地天通”，屈神而敬天，天不言，则人间秩序形成之主体就是人，无从借助神之权威和律法。人由其最为自然之共同体，也即家中，习得公共生活之德能。非此，无以成公共之德。故圣贤重家及家内之德，孝悌之德即公共之德之本，如有子所云，或《孝经》所述：“子曰：‘君子之事亲孝，故忠可移于君。事兄悌，故顺可移于长。居家理，故治可移于官。是以行成于内，而名立于后世矣。’”又如《大学》所说：

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，无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：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弟者，所以事长也；慈者，所以使众也。《康诰》曰：“如保赤子”，心诚求之，虽不中不远矣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！

下节更进一步阐明孝悌与仁之间的关系。

这是《论语》第一次提及仁。孔子思想之核心概念有二：仁，礼。礼是古已有之，孔子只是主张“复礼”。仁是孔子发明，故理解孔子思想，核心正是理解仁之含义。

《中庸》曰：“天命之谓性”，天生万物以及人，并命人以性，此即仁。仁者与万物为一体，张横渠《西铭》曰：“乾称父，坤称母；予兹藐焉，乃混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，吾其体；天地之帅，吾其性。民，吾同胞；物，吾与也。”仁者与人为一体。

故《中庸》曰：“仁者，人也，亲亲为大。”郑玄注：“人也，读如‘相人偶’之人。以人意相存问之言。”《诗·桼风·匪风》孔颖达疏曰：“人偶者，谓以人意尊偶之也”。“相”者，相互也。“偶”者，对偶也。“人偶”，视对方为与己完全相同者，“相人偶”者，相互把对方视为与己完全相同者，而相互尊重。据此，“仁者人也”首先确定关于人之基本事实：人是人而非